

機會

焉知...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嗎？ 以斯帖記第四章 14 節

如果說，這將臨的災難有甚麼積極意義的話，就是使猶大人團結在一起。他們放下了自己內部的枝節爭論，不再計較末底改是否作的太過分，不再談妥協的問題。他們必須要共同面對危難。他們的命運是一樣的。猶大人就是猶大人，是哈曼定意要集體消滅的對象。

猶大人的命運跟末底改連在一起。

事情鬧到這樣，末底改不能再說那是他個人的事。但他心知肚明，那全是因為他與哈曼對抗造成的，他自己要負更大的責任。

在此以前，與哈曼的對抗發生以後。

末底改一直在奇怪，哈曼為甚麼不跟他計較。他幾乎是在期待的，想到哈曼不定在那一天，會派爪牙來侮辱他一番，也許搬出王的名義，來強迫他跪拜；甚至會打折他倔強的腿。

但一天天過去了，甚麼事都沒有發生。

哈曼好像是忘了那回事，寬赦了他。但末底改知道，那不是哈曼的作法。哈曼是睚眦必報的人物。

烏雲在凝聚著，山雨欲來時緊張寂靜的壓力，使人透不過氣來。

要來的終於來了。

風暴發生了，強猛的程度，超出了任何人意外。末底改並不自

疚，也沒有幻想退避。王的旨意已經發出。太晚了。沒有辦法可以救濟；因為照波斯王國的定例，是不能更改的。

但是，那到底是嚴重的危機。整個民族，一下子就面臨著滅亡。

大家都知道，抱怨是沒有用的。現在的需要是，如何共同度過這風暴。如果不是勝利和安全，就是滅亡。

在這場戰爭中，末底改成了自然的領袖。

但末底改並沒有運籌帷幄的必勝策略。

他悲痛至極，撕裂了外袍，穿著粗麻布的衣服，頭蒙著灰塵，繞著城中的街道，無目的的走著。一邊走，一邊痛痛的哀號。所有的猶大人都這樣悲痛，許多人穿著麻衣，躺臥在灰塵中。

各行各業的猶大人，都關上了門，街道上顯得冷清清的。末底改也不再坐在朝門口。少了他，好像變了許多。

先是王后以斯帖的身邊的宮女，發現朝門口失去了末底改的影子。以斯帖差太監出去探問。他回來報告說：滿城的猶大人，都在那裡哀號；看到末底改也穿著麻衣，在街上行走，好像是居喪的樣子。

以斯帖差她的一名太監哈他革，叫他去找著末底改，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哈他革用不著費多大力量，就在前門廣場上，找著了末底改。

末底改一一告訴他，如何與哈曼衝突的始末：哈曼把個人的嫌隙，變成了惡毒的滅族計畫，應許捐獻給王的府庫鉅額的銀子，大

約等於全國歲入的三分之二；又交給他哈曼奉王的名所下文告的抄本，要他轉呈以斯帖。

末底改說：“請你把我們猶大人悲慘的處境告訴王后，就說我求她去謁見大王，在王面前為全族懇切請命。”

哈他革很快就回來了。手上提著一個包裹，裡面是一套新衣服。

他傳達王后的信息：一切事情都可以慢慢的設法子，叫末底改先把衣服給換了，這樣，就可以進到朝門，如果趕上機會湊巧，見到王出來，就上前請求；同時，以斯帖也要等機會，等王召見的時候，就趁勢向王進勸言。以斯帖也透露自己的苦衷：現在她不是最得王寵眷的時候，沒有蒙召進去見王已經三十天了。依照王的定例，不論甚麼人，如果沒有得王的傳召，擅自入內院到王那裡，無論男女，必定要被治死；只有一個例外，就是給王看見了，王開恩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，才有得活命的機會。但是誰能說得準王多疑善變的心情呢？

末底改回覆說：“甚麼等機會！機會就是‘此時’，機會就是‘現在’！如果等到全族人的生命都失去了，機會是誰的呢？仇敵要對付的是全猶大族人，不要以為你在王宮裡，就比別人強，可以免得這大禍。此時，你如果閉口不言，想要自己置身事外，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，得拯救；神的子民必定不會滅亡，你和你的父家卻必滅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”

末底改的話，特別是“此時”，“現今”，這幾個字，引起了以斯帖的遐思。那麼，“從別處得解脫，蒙拯救”是甚麼意思？如果神為了拯救祂的子民，興起另一個民族，譬如說希臘人吧，來把波斯滅了，也把王宮裡所有的人滅了，也不是沒有可能。那時，豈不是也要死？但那樣的死，有多大的不同！

不是嗎？聖經記著說：“所臨到眾人的，是在乎當時的機會”（傳九：11）。是誰安排了機會，掌握了機會，使人生中的事情，完全不一樣了？在她自己生命的道路上，每一個轉折，就都是如此。

記得，九年前的一天，亞哈隨魯王煩躁不安的毛病又發作了。好像壯麗宏偉的王宮，忽然變得窄小了，王住得不對勁。摸透他脾氣的臣僕們，各人自去預備軍器，戰馬，戰車，因為他們知道是征伐的先兆。王無時無刻不記得，波斯在馬拉松平原(Marathon)，被雅典人徹底打敗的歷史恥辱，波斯幾乎全軍覆沒，連先王都得倉皇爬上船逃命：單方宣布勝利，然後迅速轉進。

不過，先王指天矢日的發誓：一定要再來！

亞哈隨魯登基的時候，也曾親口重覆著個誓言。

現在，王下令召集貴胄，王國內的一切權貴，首領，臣僕們，擺設了一百八十天的筵宴。王的御酒十分豐盛，大家盡興長飲。這是波斯人的慣例：在節慶氣氛中，日以繼夜的狂歡豪飲取樂。間有清醒的時候，就討論重大的國事，往往與戰爭有關，當然也包括展示軍備；希奇的是，有時他們所決定，還是蠻合理的，正確的。

開始的日子，是在亞哈隨魯王登位第三年的春天。華美宏偉的王宮，造在山丘上，巍然高出書珊城一百二十呎，風光幽美，可以俯視烏萊河蜿蜒流過。王宮的空地上，彩色的帳幔連結成一座新的城市。

波斯灣和煦的南風，吹在人面上，使人仿佛欲醉。草長花發，百鳥爭鳴，歌唱著生命的歡樂。等到暮色掩蓋著大地，帳幕城亮起了燈火，遠遠望去，更增加了許多神秘的色彩。奏樂聲和呼喊的聲音，可以傳送到城裡。

以斯帖（那時候她還是“哈大沙”，噢，那代表童年歡樂的名字）少女的心，曾為王的威嚴榮華悸動。但不幾天之後，這些華美的帳幕，就都要拆卸了，連旁邊的花木，也不會留下存在的記憶。

還記得，在一百八十天滿了之後，王又為了書珊全城的人民，設擺筵席七日。她也曾有分在那夢幻般的王宮裡，接受王后的賜宴。

王宮極為高大輝煌，不論多少人進去，好像都不會顯得絲毫擁擠。據說，設有王寶座的朝殿，可以容得下萬人聚集。宮裡有數不清一列列的巨大柱子，是用黎巴嫩山上的香柏木作成的，外面包著撒狄的精金，鑲嵌著各樣名貴的寶石。人到了其中，相比之下，變得渺小了。壁上有比人更大的浮雕，闌干是埃及的烏木作成，用巧匠雕刻各式的花紋，嵌著銀子。外牆的磚是巴比倫窯匠燒成，那是古老的藝術，嵌著精細的瓷畫，再由埃及和瑪代的名師加以裝飾。一句話，這裡真是集天下之巧思美質，卻是那麼自然，叫人沒有不協調的感覺。

王后瓦實提，是畫一般美麗的女人，出現在那裡，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她雍容華貴，而又溫雅大方；她的嘴角微微的向下彎著，她似乎有了孕，帶著滿足的微笑，很是動人，有時卻流露出執拗和冷傲。

忽然，兩名內監匆匆忙忙的跑來，傳達王的命令：大王有旨，請王后瓦實提頭戴王后的金冠，身上只裹著薄薄的輕紗，可以顯出她體態的美妙，扮成出水的維納斯，即刻到王的面前御花園荷花池邊，好叫所有的臣民觀看王后的美貌！

王后聽了以後，面色由紅轉青，僵直的站在那裡，說不出話來。後來，有些人知道，由於那時她懷的身孕已經漸重，不適於那樣的妝扮；也許，她根本就不喜歡王把她當眾陳列的主意。最後，她凝

聚了所有的氣力，果斷的說：“去回報大王，我不去！”

這真出乎一切大小臣民的意外。從來沒有人這樣對亞哈隨魯王講話的；在任何情形之下，王都不能接受“不”為答覆。但她是王后，美麗的王后。誰也不願看見她美麗的頭顱跟身子分開。

又有五名太監從王那裡來了。他們重申王的命令，要王后立即準備好應旨。

這一次，王后連話都懶得回，只是瞥起她美麗的嘴脣，堅決的頓了一下腳，搖了搖頭，向他們揮了揮手，示意要他們走開。人看透了堅持自己意見的後果，願付上必須的代價，任何權威不能使他畏怯，死亡被拔除了爪牙。

王的權威，竟然在自己的宮門內就失去了效力。

這事發生在宴樂的最後一天，是歡樂的最高潮。亞哈隨魯王飲酒快樂，飲得比滿足還多了一點。他覺得，把王國的榮耀豐富都展示完了之後，還擁有一件最得意的珍寶，也該炫耀一番；因此，王差在他面前侍立的七名太監，去叫王后出場，好讓全國人民欣賞。那知道，結果卻是大大的掃興。

王不能讓事情就此過去。不在乎他有沒有理由；理由在他是王。

王也有會遇到困難的時候。這樣的機會，還是讓別人擔決定的責任更好。

他召來七個坐高位的資政大臣，徵求他們的意見。

當然，政客們的藝術，是要儘量抓住機會，把任何的事件都弄作大事，好顯出他們的重要，算是自己的功勞。

七位大臣說，這事非同小可，關係風化，紀律，法度，體制。因為家庭是國家的根本，社會架構的基礎，齊家才可以治國。如果次序亂了，綱紀維繫都失去了體統，就像樂器亂了音階，天象失了運行的軌道，軍隊失了統御的系統，必然不能成功。這就是全國都必須順從權威的道理，不容任何人例外，而且應該由在上的樹立榜樣。結論是必須從嚴處分王后瓦實提，廢了她王后的位，使她永遠不得再見王的面，並寫為法律；然後擇定吉期，另立新后。這樣，全國全軍就都受到了儆戒，知道不論多高的地位，不論如何得王的寵信，還是得規規矩矩的聽話。這是治國和打勝仗的要領。何況現在就要對外用兵，那容得任何人違抗大王的命令！

特別是最後這句話，恰合王的心意。王下詔貶了瓦實提王后的位，然後興兵自己統帥，遠征希臘。

過了兩年多，遠征軍回來了，至少是有些遠征軍回來了。亞哈隨魯王當然回來了。官方依照慣例宣布勝利；只是沒有凱旋儀式，沒有展示俘虜和戰利品。

街頭上，多了些肢體傷殘的乞丐，向過路的人求施捨。小孩子圍著他們，希望聽聽異國的風情，英雄的故事。但那些人時哭時笑，有時還會發發小脾氣；不過，常是像帶憐惜的說：“傻孩子，甚麼英雄故事？叔叔不想騙你們，咱們去打仗的兵士，三個只有一個活著回來！”舉起沒有指頭或失去小臂的肢體，歎歎著說：“這樣活著，不知是錯誤，還是幸運。這就是‘光榮’的賜予！”

反正那是些瘋瘋癲癲的人，大人們都忙自己的事，懶得去理他們。

不過，偉大英武的亞哈隨魯王又出現了。王看來胖了些，也安靜了些，稍微有點蒼老，有見到他的人還說，王的眼睛裡的神情，

帶著些許憂鬱。那倒也是可以想得到的，王不是該常常憂國憂民嗎？

王想起了前王后瓦實提。也許她對了，不聽我的諭旨，是不該興兵征伐的兆頭；也許，是她的違命，帶給我們失敗的霉運？

王的侍臣知道，這次王打仗回來，沒有得到敵人獻出求和的後宮佳麗。有人建議徵選美貌的處女，立為王后，代替瓦實提的地位。

原則上，王不反對這樣作。但是，該選立甚麼樣的人呢？大臣們卻有不同的意見。

有的人以為波斯新兼併瑪代不久，該選立一個瑪代女子為后，以便鞏固兩族協和，有利政治上的統一運作。

有的人以為保持種族的純粹，是最要緊的。像有名的波斯馬，如果跟別的種類混雜了，就失去了純種的優越特性，不再是善於馳騁的騏驎良駿，決勝於疆場。所以波斯王，定要立波斯后，生純種波斯王子！

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：如果連立后也可以有促進種族融洽的功能，何必只限於波斯和瑪代？在另一方面，更不要因此而造成種族間的芥蒂。因此，最合理的方法，是在選美的時候，根本就不必問甚麼籍貫宗族，只要臉生得美，體態美，儀容大方，王認為是合適的人選，她就是波斯的新王后。

以斯帖記得：就這樣，她的宗族來歷沒有給人知道。難道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嗎？

在波斯，普遍流傳著古列王的故事，以斯帖自然也熟知，很有些像古希臘奧迪帕斯(*Oedipus Rex*)的故事：

尼尼微沒落以後，亞述的大部分國土歸於巴比倫，而瑪代也佔有了一分。瑪代王埃斯亞治有一個女兒名叫曼丹。有天夜裡，王作了一個夢，夢見從他女兒流出一股河水，不僅氾濫全國，也漲滿了全亞細亞。經過哲士解釋，使王非常懼怕。為了不使所作的夢應驗，王把女兒遣往屬地波斯，嫁給了坎倍斯。

次年，王又作了一夢，夢見有一棵葡萄樹，從他的女兒腹內出來，蔓延長滿了全亞細亞。他極為厭惡。就差人去把女兒接來，發現她果然懷了孕。王派人去監視，直等她產下一個男孩子。王召了忠誠的心腹哈帕谷來，命令把新生的男孩子帶回家去除滅。哈帕谷卻心有不忍，不肯殺死王的外孫兒，竟暗中找了一個牧羊人來，把他帶去養活。

孩子長大了，英武睿智，是天生的領袖。從波斯興兵，所向無敵，滅了瑪代，放逐了外公埃斯亞治王，就是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古列王。

遠在古列出生二百多年前，連波斯這個國家，世界上都還沒有人聽說過，神就藉先知預先宣告：

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，我攙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，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，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，不得關閉。我對他如此說：“我必在你前面行，修平崎嶇之地。我必打破銅門，砍斷鐵門”（賽四五：1,2）。

神稱古列為“受膏者”，為“牧者”，而且按他的名呼召他。這幾乎是彌賽亞的稱號，用在外邦君王身上，是何等奇妙的事！古列王也真是英武賢明，施政仁慈公義，沒有政客的詭詐邪惡。是古列這位君王，下詔准許猶大的餘民歸回建殿。

看這些史實，外族的人說，是命運支配，但神的子民卻相信是有造物主的安排，使萬事互相效力，為要叫愛祂的人得益處。

亞哈隨魯王是古列的後代。雖然，他絕沒有承繼先人的美德，但神豈不曾用過不完全的人，成就祂的旨意？

在这一切之上，是誰掌管著萬有，造作所有的機會？

記得：在召聚各地許多女子到書珊城的時候。

那掌管接待女子的太監希該，對以斯帖這個孤女卻特別的友善，好像是對待名門貴婦一樣：給她需用的香料，告訴她衣飾，應對，禮節，儀態。並且對她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又分派七名宮女服侍她，安排給她移入女院上好的房屋。希該好像是著意給她築成信心的階梯，讓她邁上王后的寶座。他為甚麼這樣作？

亞哈隨魯王第七年十月，以斯帖蒙召進去見王的機會來到了。王寵愛她過於所有別的處女，就把王后的冠冕，戴在以斯帖的頭上，立她為新的王后。誰想得到，這自幼失去了國，失去了家，猶大難民的孤女，竟成了大波斯王國的王后！

難道這些有幸的偶然，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？

記得，那仿佛是最近不幾天前的事：王對自己的情感，正在逐漸降冷。宮廷中的傳言，是哈曼在向王勸說，再來一次徵選處女。但湊巧就在那時候，末底改舉發了宮門前太監，策畫政變的驚人事件，由以斯帖報告了王，防備不至受害。王曾感動的向她致謝，說這確證以斯帖是忠貞愛王的。這些話，表達了在政治場上難得的同志感情。當然，誰都不會期望王有用情專一那回事。

不過，誰相信這又只是偶然，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？

王宮的園林裡，有各種的鳥兒，從白鶴，蒼鷺，到小小的麻雀，都在那裡，各自棲息覓食。有時，頑童來用機弦甩石射殺，有時人張設網羅撲捉，總是只有少數幾隻被捉住，絕大多數的雀鳥，還是安全自由，在枝頭上快樂的歌唱，從來不會擔憂。你可曾想過，是誰規定了哪一隻鳥兒落在地上？你可曾想過，是誰的手把各樣的人事，地理，與時間，巧妙的交織在一起，成為命運的網，沒有誰能從其中逃脫？

這一切的事臨到，豈不都是機會？

歷史不止是一些偉大人物的傳記，宮廷和營帳裡的鬧劇，戰場上的賭博。歷史是用時間的絲，和人事所交織成的網，周密而且堅韌，誰也不能逃脫出去。這些箇交結，就是無數的機會。

是誰結織這張網呢？還不是那掌管著宇宙的手！

那要來的總會來的，不論是今天明天。該當作的事，儘管去作，不必問結果如何。我們只要盡自己的責任，仰望至高者那掌管運行宇宙的手，成就祂的旨意。

既是這樣，還憂慮些甚麼？

一切仿佛都成了不屬自己的事。當然，她是身不由己的演員，有義務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好；但在心理上卻也是旁觀者，好奇的要看事情怎樣成就；用不著懷疑必然成就。

想到這裡，懼怯，憂慮，都像煙霧消散，夜空的穹幕上，明亮的金星再次出現。那夜，以斯帖覺得床成了她特別可信託的好友，擁抱著希望，安然的睡到太陽升起。

那天清早，王后以斯帖差哈他革去告訴末底改，表明她相信，

這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宰，特別給她的機會。如果那位給她機會者肯，就能夠改變一切，現在是改變一切的機會。

以斯帖說：“這四年多來在宮廷裡，使我疏忽了敬虔的生活；相信在安逸中的猶大人，忙碌著積財發達，也不免這樣。因此，我們都該禁食認罪悔改。你應當去召集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，為我禁食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；我和我的宮女們也要這樣禁食。然後，我為了本族，冒死違例進去見王。如果我該當為了這個而犧牲，也沒有話說。”

末底改的思想裡，第一次湧現出那句流淚先知耶利米的預言說：“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護衛男子。”(耶三一：22)。

以斯帖所決定的英勇行動，不但護衛著以色列神的子民，也護衛著彌賽亞，他們永恆的希望。這思想，一直迴盪著。

末底改就照著相約的去作，通知全猶大社區的人，三天三夜禁食禱告。在書珊城王宮內外，都是莊嚴的沉靜。希望，在沉靜中滋長。

那是正月裡，月亮又圓了。他們盼望著另一個逾越節的來到。那是他們所需要的，再沒有現在這麼需要。

逾越節啊，來吧！神啊，現在！